



凤凰山

星期二

2025年4月29日

□ 主编：郝 勇
□ 责编：王 梅
□ 编辑：王 珂

巴山夜雨

3213456266@qq.com

07版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账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

到有一天，刘叔把一张绿色汇款单送到我和父亲面前。

我是读高中以后，才真正懂得写信的。我和在城里读师范的初中好友通信，和报刊上认识的笔友通信，和平易近人的编辑老师通信。外出求学的数年里，我走动最多的是传达室，邮递员每天会在固定的时间段，将信件和报刊送到传达室。我必定如期而至，用心查看每个信封，唯恐漏掉属于我的那一封。假如一大叠信，没有一封写着我的名字，我必定满足“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的惆怅。假如有一封是我的，便会捧着信，如获至宝，小鹿般轻快地走到无人处，迫不及待地拆开——记忆中所有收到的信，口子都撕得参差不齐。

记得邮票价格是从1990年开始逐步上调，那个贫寒的学生时代，要保持与多位朋友频繁的通信往来，邮费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记得几位关系亲密的好友，总是会随信附上贴好邮票的新信封，那种无须言说的体贴，那份坦荡质朴的真情，成为彼此人生的记忆瑰宝。

中学时代，有过一个纯洁的书信往来故事。那是读高二的五月，麦子黄、枇杷熟的时候，我、小丹、燕子三个女生结伴去梅子家玩。梅子家住在离学校不远的山上，房前屋后种着向日葵和小麦，场院里的枇杷树结满枇杷。我们就在枇杷树下结识了梅子的堂哥，我们都叫他海哥哥。那时候，海哥哥在北方一所著名的大学读书，因为有事回家住些日子，趁着海哥哥在家，我们接连去了梅子家两次。我们四个女生和爱笑的海哥哥一起割麦子、摘枇杷，一起捕捉麦地里的鹌鹑，一起用毫无顾忌的笑声表达对这段时光的喜爱。

海哥哥返校不久，我居然收到了他的来信，是那所大学的专用信封，收信人写着我的名字。我仍旧把信封口子撕成犬牙交错状，取出信纸，却是折成两份的，厚的称呼处写着小丹、燕子和我的名字，薄的是单独写给我的。爱读小说的我，交出了属于三个人的信，藏起了薄薄的一页，尽管这一页也只是谈谈学习。我们就这样和海哥哥南来北往地写着信，似乎从来没说过去什么重要的事，就那么闲聊着。直到有一天，海哥哥出国留学，从此中断了与我们的联系。很多年过去，山上梅子家的老房子已经坍塌，小丹和梅子相继去了城里。我们再没见过海哥哥，也不知他身在何方，更不知他是否记得那一年的鸿雁往来。

20世纪90年代末期，写信渐渐退出了我们的日常。我也跟着潮流走：电话联系、手机短信拜年、微信聊天……几次工作调动，几度搬家，始终带着那只老旧的脱漆木箱。那只泛着霉味的木箱里，装着我前半生的往来书信。终于有一天，一场洪水袭来，我在河边的家未能幸免，那只装载半生情谊和梦想的木箱，从此不知去向。

流水带走光阴，那个连接千家万户的邮筒，那辆跑遍城乡的绿色自行车，那个风里雨里的绿衣背影都渐行渐远，一些事物被时代遗忘，而当年的写信人，从此有了后来者无法抵达的星辰大海。



旧时鸿雁

□ 邱凤霞（胡尚）

那天上作文指导课，内容是“写信”。乡村小学四年级的学生是玩着智能手机长大的一代，从来不曾见过手写的书信，也许他们的父母也少见。于是，我将家里仅存的一封信带到讲台上。

这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一位朋友从广州写来的一封信。长条形的印着单位名称的牛皮纸信封，右上角贴着两枚25分面额的邮票，用深蓝色钢笔书写的收信人地址和姓名，字迹龙飞凤舞，颇为狂放。因为年代久远，四张信纸变得薄脆，稍有不慎，吹弹即破。我用投影仪展示信封和信的内容：问候、日常生活的简述、对前景的担忧、对朋友的牵挂祝福。台下几十双眼睛注视着屏幕，默读着这封信。读完后，有个孩子疑惑地问：这封信是一件文物吗？

我暂且不去探究中国书信的起源，那是一段三千多年的古老历史，有着丰富的史料和故事。我在黑板上写下“鸿雁传书”这个词，讲述苏武牧羊的历史故事，阐释古人“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的思念和苦楚，同时描述古代传递书信的多种形式：飞鸽传书、驿站传递、商人捎带、烽火传递……我又回忆起自己经历的书信年代：绿色大门的邮电局、街头的绿色邮筒、送信的绿衣使者。一件件尘封的往事，如同老茶遇到沸水，瞬间被激活，在记忆中上下翻腾，幽香如缕。

在我七岁那年的春天，一个桐花簌簌的黄昏，编着长辫子的她穿着碎花外衣，背靠着青草地里的水桐树，轻轻地抽泣着。桐花不时从树上落下来，打在她的辫子上，浅紫的乳白的桐花，散发着微微的芳香，让那个黄昏变得忧伤而漫长。她一手拿着一封信，一手擦着眼泪，她在我的祖父面前哭了，她抖动着信纸，一字一句地读给祖父听。端着水烟壶的祖父不开腔，一个劲儿地抽着烟，烟壶水“咕嘟咕嘟”地响着。我远远地看见她手中满满的一页红色字体，已经被泪水洇成模糊的一片。她是村里媒婆介绍给我叔叔的对象，叔叔是一位英俊的军官，也许不想应承这门亲事吧，就用红笔给她写了一封信。

就是从那时候起，我知道这世间还有“信”，两个相隔遥远的人可以通过“信”来联系。我也是从那一次懂得，如果你要与某个人绝交，就用红笔写信，那叫绝交信。后来，很多年过去，我教的六年级班上，一个男生用红笔写了一封稚嫩的情书给一个女生，遭到女生无情的嘲笑。我找到躲在校园角落哭泣的男生，和他谈到这封信的几点不妥，第一点就是不该用红笔写信，那表示绝交。男生惊讶地瞪大了眼睛，方才明白自己有多鲁莽，此后男生发奋读书，成绩迅速提升。如今男生女生都已长大成人，即便他们不再相逢，也一定还记得少年时代那封不需要邮寄的红笔信吧！

刘叔是我年少时认识、熟悉并亲近的邮递员。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常在学校放假时带我去煤矿玩。在父亲居住的矿工小四合院里，住着多户矿工家庭，其中就有刘叔一家。听父亲说，刘叔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矿工，他在井下作业时失去一条胳膊，不得不提前办理病退，工资很低但不抱怨。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矿区建设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多名职工、三千多名家属的报刊、信件等，需要去五公里以外的小镇邮电局办理，极不方便。闲不住的刘叔在办公大楼要了一间小房子，于1980年春天办起了邮政代办所，义务为全矿区职工家属服务。

刘叔的这个爱心创举，让他成为当年各级新闻媒体的报道对象。1982年的“五一劳动节”，矿工簇拥着，将悬着一只空袖管的刘叔送上专车，奔赴省城开会领奖。刘叔风雨无阻，坚守邮政代办所十四年，不收取分文报酬。直到1993年这个矿区彻底关闭，人员分散，他才恋恋不舍地关上那扇深绿色的木门。

我不曾往刘叔店门口的邮筒里投过信，但是记得从刘叔那里收到过学生刊物寄来的稿费单。邮政代办所门口的墙壁上，挂着一块小黑板，刘叔用粉笔写着收信人的名字，每取走一封信，刘叔就擦掉一个名字。少年的我，很羡慕那些写在黑板上的名字，渴望自己的名字也能写上去。直

土坎上的蔷薇花

推倒季节的墙
在仲春的
阳光雨露下
静静地怒放

赏花的人
在诱惑里
将微笑定格
看不出有半点虚构

满枝的花朵
像极了少女的花衣
晾晒在这片土坎上
我用力一拽
纷纷扰扰的
蔷薇花
在鼻尖上馥郁
还有扎进怀里的娇羞

我一路低语
满腹的心思
赤裸在四月的
目光里
惴惴不安

月季花

我的认知里
一直驻着玫瑰的芬芳
误以为所有的红色都能酿成
醉人的酒
面对一丛月季
眼里满是遇见玫瑰的兴奋

其实，月季并没撒谎
只怪多情的我
指腹被茎秆上的刺扎破
一滴滚落的血珠
无法鉴定它们的真假

窗框切开河流时
午后的阳光把
苍苍大巴山
泱泱前河水
沏在一壶春茶里
热气蒸腾

一只白鹭
在河岸金鸡独立
潜在浅滩的水藻
在暗处膨胀
这个季节的鱼儿
吐着气泡
把河水拆解成
深不可测的省略号

懒懒地坐在窗前
河水带着往事，毫无征兆地
让我眼眶的堤坝
比河床更早决堤

窗外的河流（外二首）

□ 向伯川（四川）